

调胃承气汤方证探微

黄竞, 张俭, 李健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 广州 510120

[摘要] 调胃承气汤作为《伤寒论》治疗阳明病的主方之一, 在组方内涵、用药组成、服用方法方面均体现丰富的内涵, 具有治法上“祛邪扶正”、用法上“攻守兼备”的特点, 但目前围绕调胃承气汤进行的药理及临床研究仍相当欠缺, 特别是治疗急危重症胃肠功能障碍方面, 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

[关键词] 调胃承气汤; 方证; 祛邪扶正;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R222.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8) 08-0016-03

DOI: 10.13457/j.cnki.jncm.2018.08.005

Exploration of Prescriptions and Syndromes of Tiaowei Chengqi Tang

HUANG Jing, ZHANG Jian, LI Jia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prescriptions for yangming diseases i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Tiaowei Chengqi tang embodies rich contents in terms of the meaning of the composition of prescriptions, medication composi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ethod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iminating pathogens and strengthening healthy qi” and “combining attacks and defenses together” in administration methods. However, the pharmacolog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 about Tiaowei Chengqi tang are still quite deficient, especially o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and severe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s. It is worthy of in-depth excavation and exploration.

Keywords: Tiaowei Chengqi tang; Prescriptions and syndromes; Eliminating pathogens and strengthening healthy qi; Literature review

调胃承气汤最早记载于东汉时期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是治疗阳明腑证的主方之一, 但历代医家对大、小承气汤论述不绝。有研究显示, 近30多年来国内承气汤类方相关研究论文共5624篇, 其中调胃承气汤只有400篇, 反映出目前对调胃承气汤的研究相对不足^[1]。而《内经》云: “人以水谷为本, 有胃气则生, 无胃气则死”, 不论从调胃承气汤的用药组成、组方内涵、煎服法来说, 却是《伤寒论》承气汤类方中最能体现仲景“保胃气、存津液”^[2-3]的核心理念。因此, 如何加深理解调胃承气汤、扩大临床应用范围、明确药理机制, 十分值得挖掘和探讨。

1 调胃承气汤中“胃”的内涵

1.1 “胃”表示所属部位, 应包括胃、小肠、大肠 单从字面上来看, “胃”, 《说文》有云: “谷府也”^[4], 这应该指负责消化食物的胃部。而《灵枢·本输》中就提到: “大肠小肠皆属于胃, 是足阳明也”, 手太阳小肠经循行过程中“循咽下膈, 抵胃”, 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为同名经, 二者同

气相求, 足阳明胃经经别在头顶与两者相合, 可见胃与大、小肠经脉相连、经气相通。并且在中医临床中, 小肠病变无论虚实, 历代医家皆追溯上游之“脾胃”与下游之“大肠”论治, 或用益胃汤、清胃散, 或用白虎汤、承气汤, 针刺治疗胃肠道疾患中“肚腹三里留”的选穴(天枢、足三里、上、下巨虚)亦可为佐证^[5]。

同样, 《伤寒论》原文多见如第215条“阳明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第217条“汗出, 谵语者, 以有燥屎在胃中”、第238条“阳明病……胃中有燥屎者”等, 鉴于仲景勤求古训, 其学术源于《内经》, 此处“胃”应当是指肠道, “燥屎”表达实与“羊屎样便”的活体取象有关^[6], 是阳明燥热与肠中糟粕相结的有形之邪。以上都表明, “胃”应该包括胃脘、小肠、大肠的定位和功能。

1.2 “胃”反映病理状态 脾胃乃后天之本, 《中藏经》有云: “胃气壮, 五脏六腑皆壮也”。《素问·灵兰秘典论》云: “脾胃者, 仓廩之官, 五味出焉”, 这里的“胃”或“胃气”是

[收稿日期] 2018-03-07

[基金项目] 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2014A020221049); 广东省中医院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专项(YN2014PJR203)

[作者简介] 黄竞(1989-), 男, 住院医师, 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治疗危重症胃肠功能障碍。

[通信作者] 李健, E-mail: lijian426@126.com。

包含了脾胃正常状态下消化、吸收、排泄和布散精微物质能力的含义,是人体消化系统生理功能的体现。然而《伤寒论》原文第29条“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第70条“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此中从上下文承接的语义关系来理解,调胃承气汤中的“胃”与“胃气不和”应属同义,故此才需要进行“调胃”,两者因果关系相当明确。而纵观《伤寒论》全文,“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或“若胃气不和谵语者”,这都反映了阳明病热结肠胃——“胃气不和”所致的上冲、下迫、扰心之势^[7]。

1.3 “胃”暗含病机的演变情况 对于调胃承气汤所治的是阳明本病相信毫无疑问,但并非完全包含阳明病的所有病机。在第179条中“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可见阳明本病可由太阳病、少阳病转化所致。而关于其中的“正阳阳明”,第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即马上做出了补充说明,二者乃是同一概念。从《伤寒论》中关于调胃承气汤的8条条文可知:(1)首先正阳阳明正经本病,只需“不吐不下,心烦者”即可予调胃承气汤,不必悉具。甚至发热,胃中有“燥屎”,或者“谵语”等,当用大、小承气汤。(2)与前者不同,太阳病经误下、吐、发汗后转属阳明,乃是误伤正气的情况,则只有用调胃承气汤论治。当然,也是需要“胃气不和谵语者”、“自下利脉调和者”、“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以及“腹胀满者”等实证方能使用,但也说明使用调胃承气汤在攻邪的同时,能兼顾本虚之候。(3)关于少阳阳明,由《伤寒论》第179、229、230、231条可知,无论是阳明病兼少阳症状,还是少阳病误治后见阳明症,治疗上仍是“与小柴胡汤”斡旋少阳枢机为先,并非使用承气汤攻下。

2 调胃承气汤中“调”的内涵

“调”,《说文》云:“和也”,和者,相应也^[8]。因此,“调胃”正是针对其相应的病位、病理状态、病机论治,以恢复正常的生理状态,也就是“保胃气”,体现在以下2方面。

2.1 方中药物组成 包括大黄(四两去皮,清酒洗),甘草(二两炙),芒硝(半升)^[9]。首先,芒硝味辛苦,大寒,主五脏积聚,下热胃闭,除邪气破留血、腹中痰实搏结,通经脉,推陈出新^[9]。在《伤寒论》中所有含芒硝的组方,用法皆为后下,且只煮一两沸。黄宫绣《本草求真》中云:“朴硝初煎性急,芒硝久煎差缓耳”^[10]。而现代药理及动物实验研究也表明,芒硝与大黄或甘草同煎,可影响后两者的有效成分析出,使大黄的药浓度降低,减少对肠黏膜的刺激作用^[11-12]。由此可知,后下芒硝是为了确保泻下之功,避免病重药轻而留邪伤正,以达“保胃气”的目的。其次,与大、小承气汤不同,调胃承气汤中用炙甘草。纵观《伤寒论》全文所载112个方中,用炙甘草的有70个方,乃取其入脾胃二经,有补益脾胃、缓和药性之功,充分反映了仲景重视胃气的理念。与此同时,“以甘草缓大黄、芒硝留中……泄尽胃中无形结热,而阴气得以上承”,

达到胃气和、气机畅通之目的。

2.2 煎煮、服用方法 大、小承气汤及调胃承气汤中君药皆是大黄,味苦、性大寒,以攻伐为用,但同样也易耗伤正气。三方中大黄用量均为四两,但用水和煎取液之比不同:大承气汤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小承气汤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而调胃承气汤以水三升,煮取一升。直观而言,大承气汤浓缩倍率最大,调胃承气汤最小,可推论前者攻下药力更加专宏。而现代研究也证实,三方中无论是结合性大黄酸,还是结合性蒽醌的含量同样是大承气汤最多,调胃承气汤最少,可见药液煎取浓度也是影响汤剂功效的重要因素之一^[13]。

调胃承气汤在《伤寒论》中服用有两种:第29条“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以及第207条“……更上火微煮一二沸,温顿服之”,是依据病情不同来选择的。后者是阳明本病,与大、小承气汤相同,“顿服”是以奏荡涤胃肠、顿挫淫热之功。而前者则是由于太阳病误汗后,出现“胃气不和谵语”,乃是阳复太过,伤阴化燥而传变阳明,胃气本就不足,若寒下之药用量太大,则可能攻伐太过伤正,因此在服法上调整为“少少温服”。并且随后第30条原文也再次提到“以承气汤微溏,则止其谵语,故知病可愈”,表明当中病即止,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顾护胃气”的内涵。

3 后世医家的发挥

虽然调胃承气汤历来在名气上不及大、小承气汤,但由于其“推陈之中,便寓致新之义,一攻一补,调胃之法备矣”^[14],不但《伤寒论》中大陷胸汤、桃核承气汤是在调胃承气汤基础上随症加味,后世医家都多在其基础上加减化裁,首推吴鞠通和俞根初。

吴鞠通《温病条辨》中的导赤承气汤^[15]为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去甘草、木通,加黄连、黄柏之苦以通泻火腑,主治阳明腑实、小肠热盛之候,称之为“二肠合治法也”。增液承气汤由增液汤合调胃承气汤去甘草而成,用于阳明温病,热邪凝结胃肠,阴液枯竭,正虚邪实之证,乃“以补药之体,作泻下之用”。新加黄龙汤则是根据陶节庵的黄龙汤化裁而成,取调胃承气汤缓下热结,配以增液汤滋阴,并加味以使气血和畅,胃气宣通,共奏攻补兼施、泄热通便、滋阴益气之功。而桃仁承气汤是桃核承气汤去桂枝、甘草,加当归、芍药、牡丹皮而成,针对热邪深入下焦血分,血热郁结肠道而致便秘的病机,解除热邪癖血粪结^[16]。

俞根初创制了白虎承气汤、犀连承气汤、桃仁承气汤、解毒承气汤等^[17],其中白虎承气汤是白虎汤与调胃承气汤的合方,适用于胃火炽盛、肠燥便秘者。桃仁承气汤乃桃核承气汤去桂枝合犀角地黄汤、失笑散组成,增强了清热祛癖之功,用于下焦郁热、热结血室之重证^[18]。

4 结语与展望

综上所述,调胃承气汤在组方内涵、用药组成、服用方法

体现“祛邪扶正”之意，后世医家更是进一步继承与发扬，师法仲景“随证治之”，目前已广泛用于消化、循环、呼吸、内分泌、免疫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中^[18-19]。现代药理实验也表明，除了其致泻作用的主要成分蒽醌类物质外，黄酮类、二苯乙烯苷类成分等含量也相对较高，在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免疫调节等方面具有显著药理作用^[20-21]，但从仅有的文献报道来看，这几方面的药物作用机制研究尚未全面深入，其治法上“攻守兼备”的特点，其实也更符合急危重症中虚实夹杂症候的中医药治疗，特别是胃肠功能障碍方面，这都有待今后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中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 [1] 严新杰. 近30年研究《伤寒论》论文数据库创建与研究述要[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
- [2] 陈修园. 新校注陈修园医书(第二辑)[M]. 福建: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257.
- [3] 徐春甫. 古今医统大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851.
- [4]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80.
- [5] 尹涛等. 略论“大肠小肠皆属于胃”[J]. 湖南中医杂志, 2016, 32(11): 138-140.
- [6] 张涛, 刘超武, 王泓午, 等. 《伤寒论》“燥屎”诠释学研究[J]. 吉林中医药, 2015, 35(11): 1179-1181.
- [7] 宋满祝. 从临床案例浅谈调胃承气汤之“胃气不和”[J]. 亚太传统医药, 2017, 13(13): 68-69.
- [8] 邓中甲. 方剂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0: 61-62.
- [9] 鲍艳举, 花宝金, 侯炜. 胡希恕伤寒论讲座[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77.
- [10] 黄宫绣. 本草求真[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183.
- [11] 韩刚, 郭肖菲, 赵会新, 等. 芒硝在中药组方中对大黄蒽醌类化合物溶出的影响[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1, 17(1): 72-74.
- [12] 王文永, 刘莉, 刘东新, 等. 调胃承气汤中大黄酸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研究[J].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11, 27(5): 8-10.
- [13] 孙兆姝, 曹爱民, 张振秋, 等. 蒽醌类成分在三承气汤复方配伍中变化规律[J]. 中医药学刊, 2005, 23(5): 866-868.
- [14] 柯琴. 伤寒来苏集[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63.
- [15] 吴塘. 吴鞠通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46-50.
- [16] 张声生, 朱培一. 承气类方衍义研究[J]. 北京中医, 2006, 25(4): 215-217.
- [17] 何廉臣. 增订通俗伤寒论[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83-86.
- [18] 张保国, 刘庆芳. 调胃承气汤实验研究与临床新用[J]. 中成药, 2012, 34(12): 2408-2411.
- [19] 徐晓琳, 程发峰, 王雪茜, 等. 承气汤及其类方功效探析[J]. 河南中医, 2016, 36(5): 748-750.
- [20] 方一杰, 徐岩成, 安毛毛, 等. 黄酮类化合物的药动学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药学服务与研究, 2015, 15(1): 6-9.
- [21] 范敏, 李晓波. 调胃承气汤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中国药房, 2016, 27(31): 4446-4448.

(责任编辑: 冯天保, 郑锋玲)